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吴心伯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和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常态,这主要表现为摩擦加剧、合作加强、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增大。随着中国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以及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将更加积极而坚定地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美国担心中国的行为将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削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挑战其优势地位,因而寻求牵制甚至遏制中国。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摩擦势必会加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对抗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美合作的不断增强将是双边关系的最突出特征。美国将更多地谋求与中国合作,以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中国正在推进的大国外交的要义就是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大国与既成大国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合作来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推进全球治理的关系。目前,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准备不足,意愿不充分,实践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需要以进步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富有活力的外交举措,来引导、推动和塑造美国的思维、理念和政策行为,持续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中美关系 新常态

2014年,中国继续推进大国外交,谋求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交往、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应对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总体呈现的特点是:摩擦加剧,合作加强,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增大。这些特点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于中、美互动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常态。那么,2014年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为何这些特征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基于这一新常态,2015年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将会如何?

一、摩擦加剧

2014年,中、美之间的摩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争端,二是网络安全问题。

2012年以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以更加积极和坚定的姿态维护其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则基于地缘政治和同盟政治的考虑积极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争端,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摩擦面扩大,摩擦力度加剧。

2013年12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联合其在本地区的盟友对华施压未果。2014年初,奥巴马政府得出结论:中方下一步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①为了阻止中方采取其预期的这一行动,美方官员在2014年初密集表达美方的反对立场,并公开质疑中方在南海的九段线权利主张。国务卿克里在2月访华期间也就此向中方施压,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则在5月份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演讲中在南海问题上大肆攻击中方。另一方面,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积极地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2014年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 本文是“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① 2014年4月笔者访问华盛顿时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谈话。

3月中菲仁爱礁对峙期间,美国的海空力量试图策应菲律宾。奥巴马在4月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支持菲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庭。5月初,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开始在西沙中建岛附近海域进行钻探作业,遭到越南强力干扰和反对,中越在南海激烈对峙,中越关系趋紧。在此情况下,美国力挺越南。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 Russel)访问越南,表示对越方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中方挑衅。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通话,为越方撑腰打气。克里还在第6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从西沙海域撤走“981”钻井平台。美国侦察机则飞越“981”钻井平台,向中方示威。美国参议院也通过决议,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uchs)则借出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南海局势与美国政策”研讨会之机,提出对南海争端各方冻结南海特定行动的3项建议,包括各方不再夺取岛礁与设立前哨站、不改变地形地貌现状与限制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等,^①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不满足于为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博弈摇旗呐喊,而要直接介入,为南海问题定规则。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加大了对日本的支持力度。2014年4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之前和在日期间,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公开作此表态。虽然这并不是美方第一次阐明这一立场,而且奥巴马这一表态也有换取日方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上对美做出让步的考虑,但首次由美国总统作此表态,表明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挺日”的决心在增大。

美国积极插手东海和南海争端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一直声称对有关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方承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并强调该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样美国就采取了原则上中立而实际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是依据《美

菲安保条约》积极支持菲律宾,从地缘政治需要出发支持并非美国盟友但被视为其安全伙伴的越南。美国以履行同盟义务、关心南海航行自由以及该地区和平稳定的借口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使得这些由来已久的争端变得不仅仅是中国和邻国的海上纠葛,也成为中、美在西太平洋战略角逐的焦点。不仅如此,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在这些争端中采取更加强硬甚至挑衅性的立场,使得这些争端更加激烈、更难以得到管控,发生冲突的风险大大上升。

另外,近年来美方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开展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军事和商业机密。2013年伊始,美国朝野加大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施压的力度。美国曼迪昂特(Mandiant)网络公司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军方支持对美国企业的大范围网络攻击,《纽约时报》也就此进行炒作。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公开讲话中高调指责中国政府,要求中方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及其所构成的风险,调查并停止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黑客,并为建立网络空间可接受的行为规范而开展建设性的双边直接对话。美国财政部长卢、国务卿克里和参联会主席登普西在3~4月先后访华期间,均就网络安全问题对华施压。^②正当奥巴马政府准备对华采取进一步的强硬行动之际,突如其来的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自身长期对他国实施网络窃密和监控的种种行为,打乱了美国对华施压的计划,也大大削弱了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指责中方的道义优势,此后美国对华施压一度有所收敛。2013年7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行的中美网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建议双方采取务实行动,就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加强对话,并加强两国互联网应急中心的协调与合作。12月,中美网络工作组召开了会间会。应该说,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成立为处理双方共同关心的网络安全问题、推动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但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侵入美国企业电脑系统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中方则以停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作出回应。美国起诉中国军官之举使中、美在网

① Keynote Address by Michael Fuchs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11, 2014, <http://csis.org/multimedia/audio-recent-trends-south-china-sea-and-us-policy-day-2-keynote-address-and-opening-remar>.

② 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3》,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络安全问题上的摩擦升级为对抗,给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投下了阴影。

网络空间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边疆”,对其有效利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由于目前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网络空间规则,一些网络能力发达的国家都在利用网络空间积极谋取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斯诺登所揭秘的,美方利用其强大的网络能力,对外国政要、企业和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动,这是极不道德的。但是美方辩称,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接受的,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密活动则是不合法的和不可接受的,美方声称其从不利用网络从事商业窃密活动。而在中方看来,美方对网络间谍活动的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其关于从不利用网络从事商业窃密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方施压的真正目的,是主导网络空间游戏规则,确保美国的网络优势地位。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摩擦的加剧,一方面表明美国对中国网络空间能力的增长感到极度不安,急于打压和限制中国对网络空间的利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缺乏良好的协调。以司法部为代表的部门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虑起诉中国军官,既不可能达到将其指控的这些中国军人“绳之以法”的目的,又使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互动走向对抗,损害了中美关系,是 2014 年美国对华外交上的一大败笔。

2014 年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争端和网络安全问题上摩擦的加剧,揭示了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特征。随着中国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将更加积极而坚定地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美国基于其一贯的霸权思维,担心中国的行为将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削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挑战其优势地位,因而寻求牵制甚至遏制中国。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摩擦势必会加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对抗也不可避免。

二、合作加强

2014 年中美两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合作扩大,正是这些亮点给中美关系注入了正能量。

第一是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北京成功举行的会晤。2013 年 6 月中、美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分析家们普遍关注 2014 年两国能否延续这一互动模式。奥巴马在参加完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心内容是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习奥会既包括在中南海的瀛台夜话(非正式的会见、散步、晚宴和茶叙),也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正式会谈。瀛台夜话主要围绕治国理政进行交流,而正式会谈则主要讨论双边关系与国际问题。两国领导人在两天十多个小时的互动中深度对话,双方都形容会晤是“建设性的”、“坦诚的”、“真诚的”、“深入的”、“富有成果的”。奥巴马还表示,瀛台夜话“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①习奥会确认了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意愿和目标,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助于减少误判和互疑。应该说,在奥巴马执政进入收官阶段、开始考虑其外交遗产的背景下,这次成功会晤有助于推动他在余下的两年内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正如他在与习近平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所称:今天中、美双方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当双方继续发展这一重要关系时,更多的进展是可能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够这么做”。^②

第二是两军关系的发展。基于两国领导人关于发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共识,2014 年两军关系在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机制性对话和磋商、中青年军官交流、联演联训等方面展开,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2014 年 11 月 12 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fzshyjsxghd_669568/zxxx_669570/t1210045.shtml;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12, 2014, Beijing, China.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2014 年 11 月 12 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fzshyjsxghd_669568/zxxx_669570/t1209863.shtml.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例如 2014 年 2 月,由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地区最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金色眼镜蛇”在泰国举行,中国参加了此次联合演习中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演练,这也是中国首次派兵参加“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2014 年夏,中国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派出仅次于美军的舰队阵容参加这一有 23 个国家海军参加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是两军交往史上的重大突破。11 月,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在中、美两军之间建立这两个互信机制,是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提出的倡议,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此后两国防务部门和军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 10 余轮深入磋商和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两个互信机制是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有助于减少两军之间误判和意外事故的发生。12 月中旬,中国海军第 18 批护航编队与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导弹驱逐舰在亚丁湾海域就《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该《规则》于 2014 年 4 月在青岛举行的第 14 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通过)的运用进行了演练。长期以来,两军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短板”,在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突出的背景下,加强两军关系无疑对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将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支柱。

第三是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巴黎举行,届时能否达成协议,将意味着能否实现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相比 1750 年工业化前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美作为世界的两个碳排放大国,其政策立场攸关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成败。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在习奥会期间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减排的指标:美国 2020 年后将把二氧化碳平均减排速度提高一倍,到 2025 年争取令二氧化碳整体排放量较 2005 年减少 26%~28%;中国同意将化石燃料在整体能源使用中的比重降至 80% 左右,2030 年或之前二

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双方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 2015 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中、美联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意义非凡:首先,它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宣布减排计划有示范效应,并对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协议有积极促进作用;其次,它显示了中美合作对推进全球治理的巨大价值,正如奥巴马对此所做的评论,“这是美中关系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表明当我们共同应对一项紧迫的全球挑战时,什么是可能的”。^①

第四是在其他诸多双边和多边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在双边领域,双方同意互为两国留学人员颁发 5 年多次有效签证,互为两国商务、旅游人员颁发 10 年多次有效签证。此举将大大便利中美人员往来,有利于中美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在中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在追逃追赃方面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面对新一波恐怖主义浪潮兴起和严峻的国际反恐形势,中美加强了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双方确认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②将积极推进谈判进程,等等。在多边领域,中、美就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双边共识,这有利于在日内瓦尽快恢复和结束诸边磋商;两国在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中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与协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了沟通与合作;在援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方面开展了沟通协调,等等。

中美合作的不断加强将是双边关系的最突出特征。随着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美国不得不更多地谋求与中国合作,以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中国正在推进的大国外交的要义就是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大国与既成大国在 21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合作来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推进全球治理的关系。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中美合作也是世界和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②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2014 年 11 月 12 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fzshyxghd_669568/zxxx_669570/t1210103.shtml.

平与发展的需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习奥会期间所强调的,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需要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①

三、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增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自信心的增强和外交主动性的提高,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在增大,这突出地表现在新的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的推动上。

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原则共识。2014年在北京的习奥会中,中方提出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6个重点方向,即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②上述倡议基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充分结合当前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实际,提出了处理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务实的思路和途径,对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指南价值。

从外交实践来看,习奥北京会晤的成功举行是中方积极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突出例证。首先,中方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日程(中期选举),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的日期安排上照顾到美方的要求,使得奥巴马总统能够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来华参加峰会和访问。其次,尽管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后因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而在政治上更加弱势,中方对他的访问仍高度重视,做出了精心安排。习近平主席在两天的时间里与他共处10个小时,深入交换意见,会晤的内容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增进相互理解和减少互疑。习近平向奥巴马介绍了中国近代历史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奥巴马对中国国情以及中

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二是发展双边关系的优先领域,勾勒了中美关系前进的路线图。再次,中方与美方共同努力,在奥巴马访华期间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双边共识、在签证方面达成新的互惠安排等,从而营造了奥巴马访华成功的气氛,使本不看好奥巴马此次中国之行的观察家们大出意外。奥巴马本人也对此次访问感到满意,声称它将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③尽管奥巴马在访问中有意回避呼应中方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这次访问无疑使他对中美关系持更加积极而乐观的态度。例如,奥巴马在访华后不久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中方有强烈的兴趣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的访问显示他们有兴趣有效管理这一关系”;美方希望向中方表明,希望建立建设性的“双赢”关系;相信美国能够以有益于世界的方式管理对华关系。^④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国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这是因为美国对此思想上准备不足,意愿不充分,实践能力有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引进新的国际政治理念。中国的崛起是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加速发展和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更容易接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也在有意识地吸取历史上一些大国所犯的战略错误,真诚地希望走一条新型大国之路。美国则不然。美国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跃居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其权力结构,又在后冷战时代享受了单极的“红利”。华盛顿的战略思维更注重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权力竞争,重视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力,习惯于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美国陈旧的国际政治思维模式使其很难以全新的视野看待与一个

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2014年11月12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fzshyjhghd_669568/zxxx_669570/t1210045.shtml。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强调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 2014年11月12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fzshyjhghd_669568/zxxx_669570/t1209988.shtml。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④ Jeff Mason and Steve Holland, “Obama says China’s Xi has consolidated power quickly, worrying neighbors,” *Reuter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3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2/04/us-usa-china-obama-idUSKCN0JH21420141204>。

在战略利益、价值观、社会制度上不同于美国的崛起大国的关系,美国的战略思维仍然把中国看做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对手。不仅如此,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是中方首先提出的,美方本能地感到不安,不愿意积极呼应中方的话语。这些无疑都降低了美国采取积极姿态与中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从外交实践看,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程,需要美国总统持续关注和发挥领导作用,需要美国政府内部协调一致的政策投入。但当前的现实是,奥巴马受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牵制,精力分散,很难对中美关系给予持续的关注,加之领导能力和执政经验不足,因此,奥巴马在对华关系上的领导作用不明显。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华问题上缺乏协调,没有总体的方向感,自行其是,往往相互矛盾。加之2016年美国大选在即,新的美国领导人上任后在对华关系上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有鉴于此,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需要以进步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富有活力的外交举措,来引导、推动和塑造美国的思维、理念和政策行为,持续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2013年以来,中国新的领导人在外交上积极主动的姿态,显示出中国引领中美关系发展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四、展望 2015

2014年,中美关系先抑后扬,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摩擦、对抗后,通过11月份成功的元首会晤,扭转了两国关系的下降势头,使其回到积极的轨道,也为下一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2015年的中美关系将呈现何种态势?

首先,在中国坚定而自信地推进大国外交和美国继续对华奉行制衡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对抗仍不可避免,这将在双边经贸关系、东亚海上争端、网络安全、地区安全等方面表现出来。事实上,当前美方内部对中国战略和政策的疑虑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分析人士对中美关系持越来越悲观的看

法,一些专家学者也在鼓吹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①这些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负面影响。虽然两国高层互动的改善有助于减少管控分歧和摩擦,但内部协调不力有可能导致摩擦升级,正如我们在2014年看到的那样。

其次,中美合作有望取得新的进展。北京习奥会的积极成果改善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增强了双方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处理两国关系的政治意愿,也明确了双边关系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就双方的外交日程来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2015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推进这一重大工程。美国方面,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后面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内政上作为的空间有限,可以在外交上有更多投入,加之2016年大选尚未正式揭幕,对华关系受大选因素的掣肘较小,这也有利于奥巴马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2015年的中美关系要把握住几个契机。一是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不仅要保持中、美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通过持久深入的战略性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减少互疑、增加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也要推动两国关系在具体领域取得进展。奥巴马已在2月初向习近平发出了访美邀请,双方同意为访问取得成功进行全面准备。^②中、美两国早早宣布这次访问并启动准备工作,显然是要通过国事访问积极引导本年度双边关系的发展。二是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第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召开六轮,其层级之高、议题之广、阵容之庞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美众多对话机制的最重要部分。议题的综合性和对话的延续性适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每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业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盛事,对话成果对于观察中美关系的走向具有风向标意义。2016年美国将举行大选,奥巴马执政进入倒计时,届时很难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有实际意义的承诺,因此,第8轮对话将是形式大于内容,而在第7轮对话之后,奥

① 例如, Oriana Skylar Mastro, “Why Chinese Assertiveness is Here to St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6 (2015), <http://twq.elliott.gwu.edu/why-chinese-assertiveness-is-here-to-stay>; Harry J. Kazianis, “Superpower Showdown: America Can Stop Chinese Aggression in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6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uperpower-showdown-america-can-stop-chinese-aggression-asia-12368>.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2015年2月11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36569.shtml.

巴马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兑现相关承诺,因而将是奥巴马任期内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最后一次对话。因此,中国应抓住机遇,仔细谋划,巧妙运筹,争取对话多出成果、出好的成果。三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习奥北京会晤同意加强对谈判进程的政治领导,加快谈判进程。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即将结束,这使得奥巴马能够更多关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步伐加快,这为推进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提供了动力。从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看,如果要使美国国会在奥巴马任期内批准该协定,最晚今年底必须结束全部谈判。从顺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角度看,也需要在今明两年争取达成全面、高质量、同时非歧视、公开、透明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①有鉴于此,中、美应共同努力,确保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实质性结束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2015年,中国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处理涉及到国家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国际规则与机制的改革与创立、国际秩序的改良等。这就需要我们在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展现更多的远见、智慧和魄力。具体来说,一是要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继续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既定目标,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底线思维,确保两国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不出轨、不后退。二是要通过扩大合作来提升中美关系的增量,使合作与协调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三是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增加两国关系的正能量。在美国对华疑虑较强的背景下,中国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崛起的中国是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上稳定、负责任和进步的力量。四是发挥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中国对美外交的效能。

On the New Normal in Sino-U. S. Relations

WU Xin-bo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pursuing it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shing forward its rebalance-to-Asia strategy, there has emerged in Sino-U. S. relationship a new normal which is featured by rising frictions, expanding cooperation, and growing guidance exercised by China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sing power and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the pursuit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China preserves and expands its national interests more actively and firmly.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ed that China's behavior harms the interests of the U. S. and its allies, undermines the U. S.-dominated regional order and challenges the U. S. preponderance, seeks to check and even contain China. As a result,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will only intensify and conflicts on some individual issues are inevit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cooperation stands as the most preeminent feature of Sino-U. S.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seek China's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endeavors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of which a new type of Sino-U. S.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essence, the new type of Sino-U. 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is one in which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and the U. S. as an established power seek to promote each other's national interests as well as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hile the U. S. is ill-prepared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Sino-U. 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China should guide and shape U. S. thinking, ideas and policy behavior through progressive ideas, creative thinking and vibrant diplomatic practice.

Key words: Sino-U. S. relations; new normal

[责任编辑 刘 慧]

①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与优先任务》,《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